



# 祖父半生戎馬 安享晚年

弱冠之年的我，由媒體得知不少榮民爺爺的故事，我的祖父也是隨國軍到臺灣的榮民弟兄，曾聽祖父訴說當年遠渡重洋、跨海來臺的往事，迄今他已高齡九十一歲。今日微風徐徐，我們望窗外，信手拈來紙筆，輕述他的過往。

祖父周炳榮，祖籍廣西，當年爆發國共內戰，十歲的祖父不知哪來的勇氣，拿走家中的幾個大洋，不告而別，隨部隊從戎，在洛陽接受軍事訓練，瘦小身軀也得背起槍桿，身懷手榴彈，終日飢腸轆轆，跟著部隊激戰於山嶺中，之後徒步顛簸，到了越南，雖然躲過不長眼的子彈，離家鄉卻越來越遠，殊不知這一離家就是半輩子。

部隊到了越南富國島，日子艱困，宛如孤雛，含悲受辱（苦與痛盡在不言中），歷經美法談判周旋，乃在民國四十二年，由黃木將軍率領，部隊搭著艦艇返回臺灣。

到了臺灣，踏上了這婆娑之島，須適應此地環境，融入人情文化，並克服語言的隔閡。但早已經歷彈如雨下、生離死別，再苦的生活都已經不苦了。來自五湖四海的同袍們，只求溫飽安穩。少小離家、孤身來臺的惆悵日子裡，僅能嚙著淚水思鄉，想著遠方的父母是否安好。

時值臺灣社會充斥本省女兒不能嫁老兵的思維，原因是他們來自外省又貧窮；祖父處於該氛圍中，從無結婚念頭。直到四十歲那年，經由袍澤牽線，認識良善勤勞的祖母，那年她才十八歲，但準岳父要收聘金才同意這門親事，祖父傾出微薄積蓄，又向袍澤借貸，才終於了了光棍生涯。而祖父許多袍澤為了後繼有人，娶了病弱婦女為妻，平日除了肩負國家重任，尚需照料妻小，忠孝兩全的悲壯之情，令人動容。

婚後的祖父育有三名子女，祖父長年在海外服役，祖母則身兼數職，打零工維繫家計。民國七十六年開放大陸探親，祖父思鄉之情益發濃烈，他憑著記憶拼湊出片段地址，寄信回家鄉，約莫三個月後，祖父盼到了鄉音，謂云家鄉父母已逝，胞姊和胞弟仍健在；



祖父周炳榮（第一排右三）與同袍出遊南投涵碧樓。（圖／曾敬璉）

祖父悲喜交集，如願回鄉，偕祖母來到曾祖父墳前，不禁激動跪地、淚水縱橫，無法言語，未料當年一別，再回鄉已是四十七年後。

開放探親，開啟了兩岸交流之門，造福近四十萬老兵爺爺，他們有的拼手抵足、筆路藍縷參與各農場、中橫、蘇花公路、花東縱谷的開荒闢地；有的傳承故鄉的好手藝，讓臺灣人民吃到最美味、最道地的麵食。他們對臺灣這片土地及人民，有其不可抹滅的貢獻與文化價值，讓我們真摯向他們獻上最敬禮，「謝謝您！」這些榮民弟兄艱困跨海來臺的故事，終將流芳百世，為這悲壯的大時代留下註腳。

【作者速寫】曾敬璉，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二年級學生。

## 感恩軍中的栽培

民國卅七年，我報名陸軍通信學校技術訓練班，堅決投筆從戎。在通校除了接受嚴格的軍事入伍訓練，並接受為期一年的無線電專業技術訓練，能迅速發送與正確接收摩斯密碼，以完成指揮通信的目的。民國四十二年，因部隊整編，我有一技之長，被編入通信兵第六團第二營第一連任無線電通信員，支援胡璉將軍新成立的連第一軍團通信兵群，任第一營營部連照相組長，配合革新軍事組織，支援三軍（陸海空）聯合作戰需要。

因我年輕體壯，有良好教育基礎，很榮幸被長官選中，參加一連串嚴格的軍官訓練，先保送鳳山陸軍官校補訓一年，結業後授陸軍官校二十二期通信科中尉通信官，後調任國防部心戰總隊，升任上尉心理作戰官，負責外勤照相採訪，製作編印傳單，用氣球飄送大陸，進行新式無形的心理作戰。



錢學於陸軍輕航空偵察機前留影。（圖／錢學）

之後再保送北投政工幹部學校受訓一年，回心總後，與單位同事二人同時保送屏東接受三週的高空跳傘訓練，接著又被總政戰部選派入國防部外語學校，接受為期半年的政戰幹部儲備留美英語訓練班一年，畢業後回心總任文宣作戰官。我衷心感謝軍中不斷的培訓，鍛鍊我身體強健，使我有堅強的意志報效國家。

我於民國五十七年退伍，經輔導會輔導轉業，進入臺北市立工業職業學校（臺北市立大安高工）任機工科管理員，感謝專業老師的指導，我虛心接受在職訓練，既是向老師學習操作機器，也指導學生安全操作，如車床、銑床、沖床等機工技術，三年後學生拿到的就是高工畢業證書，我拿到的是乙級職業證書。

我本來的興趣就是親手做（DIY），再加上老師個別指導與訓練，更能得心應手，也增加了我苦讀的信心——要出人頭地，必須繼續升學。

在服役期間，曾被選送至國防外語學校，接受嚴格的英語訓練，有了基本的英語實力，再加上工作積累機工與電子電工的實作經驗，即以同等學力考取國立師範大學夜間部英語系，退伍後繼續錢學於陸軍輕航空偵察機前留影。

## 眷村情懷



「春天的花開，秋天的風，以及冬天的落陽，憂鬱的青春年少，我曾經無知的這麼想。」想到這首羅大佑的歌「光陰的故事」，音樂聲伴隨著光陰的流轉，彷彿穿越時空，再次來到懷念的眷村「陸光二村」——竹籬笆還有那棵伴隨幼年記憶的大榕樹。

對生活在眷村的人來說，「眷村」這特殊歷史時空產生的家，不單是一個聚落、一個居所，而是刻劃了深刻的情感的人生記憶。

父親生長在洞庭湖畔黃村鄉下，少年參軍，離開農村，隨國軍一路轉戰來臺，之後在臺灣與外島枕戈待旦。當時陸軍上尉的父親娶了桃園大園海邊村姑，也就是我的母親，分配眷舍於桃園龜山陸光二村，眷村故事從此揭開序幕。

眷村故事第一代總是英勇彪炳，能代令尊嚴的老兵們萍飄蓬轉的滄桑，充滿了克難生根的複雜思緒和思鄉情愁。

民國七十六年，蔣總統經國先生開放大陸探親，終於讓一別四十年的父親圓夢回故里；因父親隨國民政府來臺，也是國民黨的爺爺不願向共黨輸誠，選擇舉槍自戕；大伯和姑姑逃離家鄉，避難多年。父親回到久別的大家庭，最高興的是高齡九十多歲的老奶奶，老人家一口氣等著這一天，一等四十多年，奶奶的淚眼婆娑，見證了中華兒女在烽火時代的悲哀，也印證了成千上萬骨肉分離的思念。

眷村生活的美好體驗如課本裡面的歌謠：「我家門前有小河，姊妹都喜歡的大榕樹。」

陸光二村周峻豐家門口，有一棵他和姊妹都喜歡的大榕樹。（圖／周峻豐）

### 徵文快訊

《榮光雙周刊》最近加強徵求「榮民弟兄如何艱困跨海來臺，以及辛苦融入臺灣社會的辛勞」的相關投稿，也歡迎榮民子女對於祖父母、父母親及家庭記憶的書寫。文長請勿超過一千字，並請附上軍裝生活照片或與同袍的團體照，照片請附說明。投稿請註明姓名、電話、通訊地址和作者簡歷。投稿請寄 e-mail 至 [ustory-glory@gmail.com](mailto:ustory-glory@gmail.com)，或郵寄至臺北市民信區基隆路一段一七八號十一樓「榮光雙周刊編輯部」收。稿酬從優，一稿請勿多投，來稿恕不退件，投稿請自留底稿。注：撰稿人須同意授權採用作品以「有故事股份有限公司」為著作人，且著作財產權同時讓與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（刊登於《榮光雙周刊》及電子報，並納編於輔導會專書等），也同意不行使（主張）著作權。

五十九期，陸軍學院九十年班，國立師範大學教育系碩士。曾任陸軍裝甲獨立五十一旅排連營長及作戰科參謀官，陸軍一五二旅監察官，備役上校。